



小小的三轮车上装满了要销售的生活用品。本报记者 郝运红 摄

齐鲁晚报
今日滨州

2015年3月4日 星期三
编辑:赵旭 美编/组版:孙慧娟



故乡情

重点

C06

又见走村串乡生意人

“香油、酱油、麻汁、醋、洗衣粉……”听到老高的吆喝声,我妈就命令我:“老高来了,去打点酱油,再换个暖壶。”大年三十当天,老高骑着他的三轮车,拉着他的“移动”超市“串乡”,趁机挣得最后一桶金。

“明天我就68岁了,做小生意有十多年了。现在生意不好做,能多挣几个是几个。”老高说。老高是我们邻村子卖百货的,隔三差五就来我们村里转一圈。

为了下雨天不让货物受损,老高给自己的爱车安装了棚顶,同时也对车子进行了简单修整,原本空间并不大的电动三轮车经过改造变得实用了很多。“超市里没有的我这都有,要什么有什么啊。”说起老高的百货铺自己也夸下海口。

在老高的安排下货物有条不紊地分类分层放置。车厢内分两层,上面是像卫生纸、洗衣粉、甜豆等较轻较干的东西,下面是咸菜、麻汁等较重的货,车后面放的两大箱醋和甜酱,车前面放了桶酱油,座位上放了箱鸡蛋。整个车子满满当当的,只留出座位空间。

以前老高都是去赶大集卖货,后来三个儿子都娶妻生子,他和老伴年纪也越来越大,就开始在附近的几个村子串乡。到现在老高串乡卖货也有五六年,村子里只要是听到老高的吆喝声,村里的人们都会聚集在大街上,来挑选自己所需品。“总来串乡的没几个了,老高是常主,他的百货铺开到家门口,买东西也方便。”妈说。

记得小时候,来村子里串乡的人很多,有卖东西的也有收东西、买东西的。他们经营范围很广,像苹果、梨子、枣子的水果类,菠菜、韭菜、芹菜的蔬菜类,还有冰糖葫芦、冰糕小孩喜爱的零食等等,多样经营串乡人来到村里做买卖。

我小时候只要是听到来串乡的就赶紧往大街上跑,有时还跟小伙伴一起跟着吆喝,打听到是卖什么的就回家问问看家里买不买。有的时候自己想买的没有钱,偷走爷爷的酒瓶去换冰糕,拿着旧鞋子换气球。也会为买零食攒零用钱,再狠心花掉五毛钱买点切糕解馋。

不知是因为串乡的人少了,还是人们已经没有了在家门口买东西的习惯,现在村子里串乡的越来越少了。偶尔的时候也会听到有串乡卖货的,但在屋里坐着也懒得动,有时听不清是卖什么的,也就不愿再打听。

现在总觉得村子里安静下来了,同时也没有了那时的热闹。

本报记者 郝运红



家乡老院里的老槐树比自己还要大四岁。本报记者 孙秀峰 摄

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怀于斯

体会到怀念故乡的时候,是从上大学开始的,而真正到了无比怀念故乡的时候,是从踏上社会开始工作的那一刻,而且越是到了重要节点,内心的波澜就越是厉害。春节,那几天,可以说是到了顶点。

虽然高中的时候也是住校,但那时老想着回家,只是把“家”作为一个归宿,但是到了大学,真正的身处他乡之时,心中想的除了家外,还有这个包裹着“家”的村庄,虽然只有二百多口人,耕耘着四百亩土地,但就是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,它的每一个池塘,每一条小河,每一棵树,每一座房子,每一处场院,都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
乡情总是离不开童年

的回忆,童年时所经历的大小事情,虽然时隔多年,却在我的大脑皮层里形成最初的沟回,烙下最深的印记。

曾经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小路,变成了宽敞整洁的大马路,水泥路改变了村里的面貌,也方便了村里人的进进出出。曾经一座连一座的土房子,变成了坚固漂亮的砖瓦房,村民们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。

家乡老院里有两棵树,一棵是枣树,一棵是槐树。儿时的我不知道在这两棵树上调皮了多少次,两棵树将老院的正房、东屋、西屋还有南屋连了起来,就像是一个四合院一样,夏天爬树摘枣吃,打了槐花卖钱花。记得上学的

时候,如果忘带钥匙,父母又没在家,就从邻居家里爬上屋顶,顺着这两棵树爬下来,每一次当父母回来的时候,躲在门后面给他们一个惊吓,想想都觉得全是幸福的回忆。

村东头西头各有一个水塘,这些年来,只要是东头水塘里有水,就会有鱼,而西头的那个水塘里再怎么有水也没有鱼,也不知是咋回事。每当东头水塘被抽干的时候,抓鱼的总会有我的身影,算是童年里我最爱干的事情了。

对故乡的爱,一草一木,对故乡的爱,是“绿叶对根”的情意,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怀于斯,故乡不会只停留在记忆里,驻守在梦境里,而且会永远放在心上,念在生活中。

本报记者 孙秀峰

我的根在这里

我的老家在惠民县大年陈许家村,这是一个人口不足300人的小村庄。初二晚上,媳妇突然问我,不用导航你能自己开车到老家吗?看似一个玩笑,却把我问蒙了。

年前二十七,我上高三的堂妹放假,需要我给她拉行李把她送回老家。下午三点半,我开车从县城出发,妹妹太累不会就在车上睡着了。开始的路程很顺利,都是主干道,可是进了大年陈镇上我就开始有些不认路了。无奈只好把妹妹叫醒,给我指路。“哥哥,你看看你,都不认回家的路了。”妹妹说。

在妹妹的正确指引下,我俩有说有笑的回到了村子。在村口,一个写着“许家村”的大牌坊映入我的眼帘。“咱们村不是叫许王庄吗?现在怎么叫许家村了?咱们姓王的,还是咱们村的第一大姓不?”因为村名没有带个“王”字,我愤愤不平道。“不清楚,反正改成叫许家村了。”妹妹说道。

一进村子,一股久违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在我印象里,村中心处的那口池塘是我儿时回家的最佳去处,带上鞭炮跟着几个大哥炸鱼玩。那时我还太小,只有一旁观战的份,现在回想起来,乐趣无穷。只是现在池塘已经干枯,成了村民的垃圾池,不由让我伤心一阵。

到了家中,婶子见到我们很高兴。对于我这一年到头都很少见侄子来说,甭说多亲了。“小彬,晚上在家吃饭,知道你回来,给你熬了稀饭。”婶子说。

一顿饱饭下来,让我感到无比满足,心想这可比下馆子吃得舒服多了。老家的大铁锅熬出的稀饭有一种特别的味道,往往就是这种味道,正是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所缺少的味道。

六点半,我要走了。不善言谈的妹妹依依不舍与我告别,婶婶从南屋里拿出两袋子苹果给我扔到了车上。当我发动要走时,婶婶又从家里拿出黄面糕给我放上。“知道你爱吃,记得到家打电话,我好放心。”

当车子走到村口,心中忽有不舍。从我出生到长大,一直跟着爸妈在县城生活,往往一年到头很少回来。生活时间的短暂,往往带来的是感情的缺失。或许我是真的长大了,让我明白,我的根在这里,我就在这里。

本报记者 王文彬